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0年5月23日 星期六

好 / 读 / 书

读 / 好 / 书

□美编：曲鹏红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记者 师文静

“我为它的储备和投入实在是太多了”

《我的原野盛宴》是一部纯净唯美、情感浓郁、有着深厚生活积累的纪实佳作，也是作家张炜唯一的非虚构作品。

在书中，张炜重新审视在海边林野间度过的孩童岁月，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和口吻，以质朴的笔墨记录了那时的生活经历，为读者讲述了几十个天真感人的故事。源自土地和大自然的能量充盈于每一个故事，让人为之动情。而随处可见的360多个动植物知识点，又使得文本具有广博的知识含量，极大地拓展了阅读的空间和意义。这样的作品，既适合青少年，也适合成人。

童年的光芒照亮了张炜一生的写作生涯，让今日的他感激而怅惘。谈及这部新作，张炜说，如果说表达社会环境，表达社会各个层面的作品，《古船》是其个人最强烈的一部作品，而在表达自然社会、自然层面，最强烈的作品就是《我的原野盛宴》。张炜认为支撑他写《我的原野盛宴》的是他“个人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储备”。“很久以来因为笔力的问题，没有能力把它写好，再就是不舍得去碰，一直想找一个时间，用最大的力量、最强的笔力、最浓烈的色彩、最投入的情感把它表达出来。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机会，在2018年把这部作品写出来了。我个人认为，在某一个时间向度上，这可能是我最好的作品，我为它的储备、我为它的投入实在是太多了。”

书中张炜以工细的笔触再现半个世纪前的滨海荒原，尽写野地悲

欢、万物竞逐、神异纷呈的斑斓大地，阅读此书会唤起我们的向往和探寻，犹如吸氧，获得清新的滋养。张炜认为《我的原野盛宴》回答了他对写作与阅读的一些思考：“在数字化、碎片化、多媒体、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时代要生存发展，要让你的文字有十足的理由把读者留下来，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恰巧在这样的一个时期，恰恰是产生好作品的时候，一部分自觉的、顽强的、能够对应这个时代不断地调整、调试、苛刻要求自己作品的作家能够写出很好的作品。我觉得这个目标对我来说，它既很遥远，但是又看得清。”

盛宴》脑海中跳出一个词“张炜时间”。“‘张炜时间’以前评论界没有提过，并不只是说从《古船》到《九月寓言》《刺猬歌》《你在高原》《我的原野盛宴》等一系列作品组成的将近几十年的时间，它更是这些作品中记述的那样一些更广大的时空当中的一个时间。在那个时间里头，有我们人类，也有植物，也有动物，有我们平常可能忽视的一些生物，那些物种所组成的时间链在我们当代文学写作当中已经相当遥远。”

“他把自己还原为一种原野诗人的形象”

《我的原野盛宴》出版后，也引发了文学批评界的关注，大家的关注聚焦在张炜新作的特征、对文学创作的启示意义等方面。

评论家梁鸿鹰谈到，在儿童文学创作中，张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，那就是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是不一样的，儿童文学必须具有诗性，必须有美好的语言，必须有理想的光照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认为，张炜对半岛地区动植物的还原令人感叹，里面包含着类比百科全书式的内容，而在我们国家的传统当中，文学有一种功能，就是有助于我们多识草木之名，从这个意义来讲《我的原野盛宴》确实具有非常典范的意义。“另外，人与人关系当中的那种和谐，互相理解、接近，爱与勇气，这些儿童文学的元素在这部作品当中也得到非常好的体现。张炜的作品使我们激起诗性，使我们激起对大自然的热爱，这是一部让我们能够看向未来的好作品。”

文学批评家、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则称，读了《我的原野



《我的原野盛宴》
张炜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原野上的博爱与慈悲

□赵德发

著名作家张炜先生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曾透露，他的童年时代在海边林子里度过。当他的新作《我的原野盛宴》问世后，我们惊喜地发现，他将那段生活、那个环境用纯净而美妙的文字做了非常细腻的描述。

那是一个近乎童话般的所在。阔大的林子，广袤的原野，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住着“我”与外祖母。父亲在远方打石头，半年才回来一次；母亲在苹果园做工，也只能两个星期回来一次。“我”与外祖母为伴，与住在附近的小伙伴壮壮为伴，与树木花草为伴，与各种“野物”为伴。林子里植物丰茂，品种多多，有一些被外祖母变成美味食品。鸟儿与小兽神秘出没，有一些在外祖母和猎人、采药者的讲述里成为非凡角色。随着“我”的成长，生活半径逐渐扩大，大海与渔民出现了，一个叫“灯影”的村庄和老师同学出现了，“我”对写作的热爱也出现了。作品在最后这样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了。我信心满满。”这是张炜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，如果说，这是他写童年时代的自传，也未尝不可。

与一般的自传不同，《我的原野盛宴》不是致力于人生与社会层面的讲述，而是把主要笔墨放在了自然环境的描写上，放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展示上，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诗情画意，以及贯穿在字里行间的博爱与慈悲。

后者特别让我感动。尤其是外祖母，更是博爱与慈悲精神的化身。她对林间众生，无论动物还是植物，都抱尊重态度，与其和谐相处。她一年四季应时而动，该种则种，该收则收，不多取，不强求。“在外祖母眼里，小动物们全是孩子”。外祖母能

理解它们的心思，原谅它们的行为，深爱着它们，怜悯着它们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家人已经不再住的茅屋，“我”和壮壮夜间去探险，发现那里被一些野物占领。外祖母说，“你们不该去招惹它们。”“我”不服气，强调“那是我们的泥屋”，外祖母却摇头：“泥屋早就归它们了，这座茅屋才是我们的。”茅屋旁边出现一只落单的大雁，外祖母将它精心喂养，在春天来临时包了荠菜饺子，还“吹凉了几只”送给它。等到雁群在天上出现时，外祖母将这只大雁抱出去，让其离开怀抱，投身雁队飞向北方。

书中写到的那位采药人，也和外祖母一样有着同样的胸襟，在林子里救过好多野物。他体恤野物，懂得它们的艰难，“过日子啊，谁都不容易！”但他好喝酒，好吹牛，说他救的一只母狐狸，变成一个聪俊的闺女要跟他回村，他不图报答坚决拒绝。他还说林中的精灵请客，摆出一桌酒席供他享用。“我”听后为之惊奇，在林子里玩过之后，回来也向外祖母说，在一棵老枫树下也有一桌酒席摆着。外祖母笑着说她不相信，“这种事不会让你碰到”，“你为野物做了什么好事，它们为什么要给你摆宴？”“我”答不上来，脸有些发烫。

接受着这些有意无意的“爱的教育”，“我”增长见识，明白事理，迅速成长起来。“我”与那些小动物友好相处，与他们成为朋友。“我”喜欢上一只小黄鼬，经常拿一点好吃的东西放在房前屋后，还推心置腹和它说话，小黄鼬也做出了认真倾听的姿态。“我”找到一只长着“钢笔卡子”的大红蛹，特别喜欢，甚至把它带到学校，上课时悄悄把玩，但没有忘记到时候将它放回原来的土中，好让它在春天里变成漂亮的蝴蝶。到了冬天，“我”想到外祖母讲的鸟

儿在这个季节又冻又饿，就一次次往雪地上抛撒零食。小伙伴壮壮也是这样，他发现猎人堂叔把一只受伤的狐狸拴在爷爷的小院里，等它伤好了，他就把它放到了林子里。堂叔回来找狐狸，壮壮就说，是狐狸夜里自己咬断绳子跑掉了。堂叔要去打猎，壮壮曾把他的霰弹泡在水里，还往枪筒里撒尿，让他打不成。

最让人感动的是，“我”在林子里住久了，在外祖母身边待久了，也与这原野融为一体，感觉这里的一切都与自己息息相关。“我”学会了像外祖母那样看树和花草的“神气”，“在她眼里大丽花是穿花衣服的闺女，爱大笑，胖胖的憨憨的；百合微笑着看人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；黑菊是冷面的女人，她很傲气；蓝蝴蝶花非常害羞，不爱说话；山牛蒡一天到晚喃喃咕咕，嘴巴很碎；紫苑是读了很多书的姑娘，能背许多诗……”不只看懂树木花草的神色，“我”还学会看懂各种小动物的眼神，学会听懂林子里的声音。

“林子里有一万种声音，只要用心去听，就会明白整个大海滩上

有多少生灵在叹气、说话、争吵、讲故事和商量事情。”“我能听到半夜里风平浪静的大海，听到它这时候在远处不停地诉说，吹口哨、叹气、打喷嚏。大海睡着了的时候呼噜声也很大。”“荒野的声音”这一节，像一首浑厚而又生动的大自然交响曲到达高潮，其中有博爱，有慈悲，有壮美，有升华，让人深受感染，陶然若醉。

张炜先生在创作了近两千万字的作品之后，又写出了《我的原野盛宴》一书，这是他文学天才的又一次璀璨展示。如果将这部作品归于自然文学一类，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也属于顶级作品。位于山东半岛的那一片原野，在二十世纪中叶向一位男孩展现出美丽的风景，孕育了一部迷人的好书，堪称奇迹。



《我的原野盛宴》插图